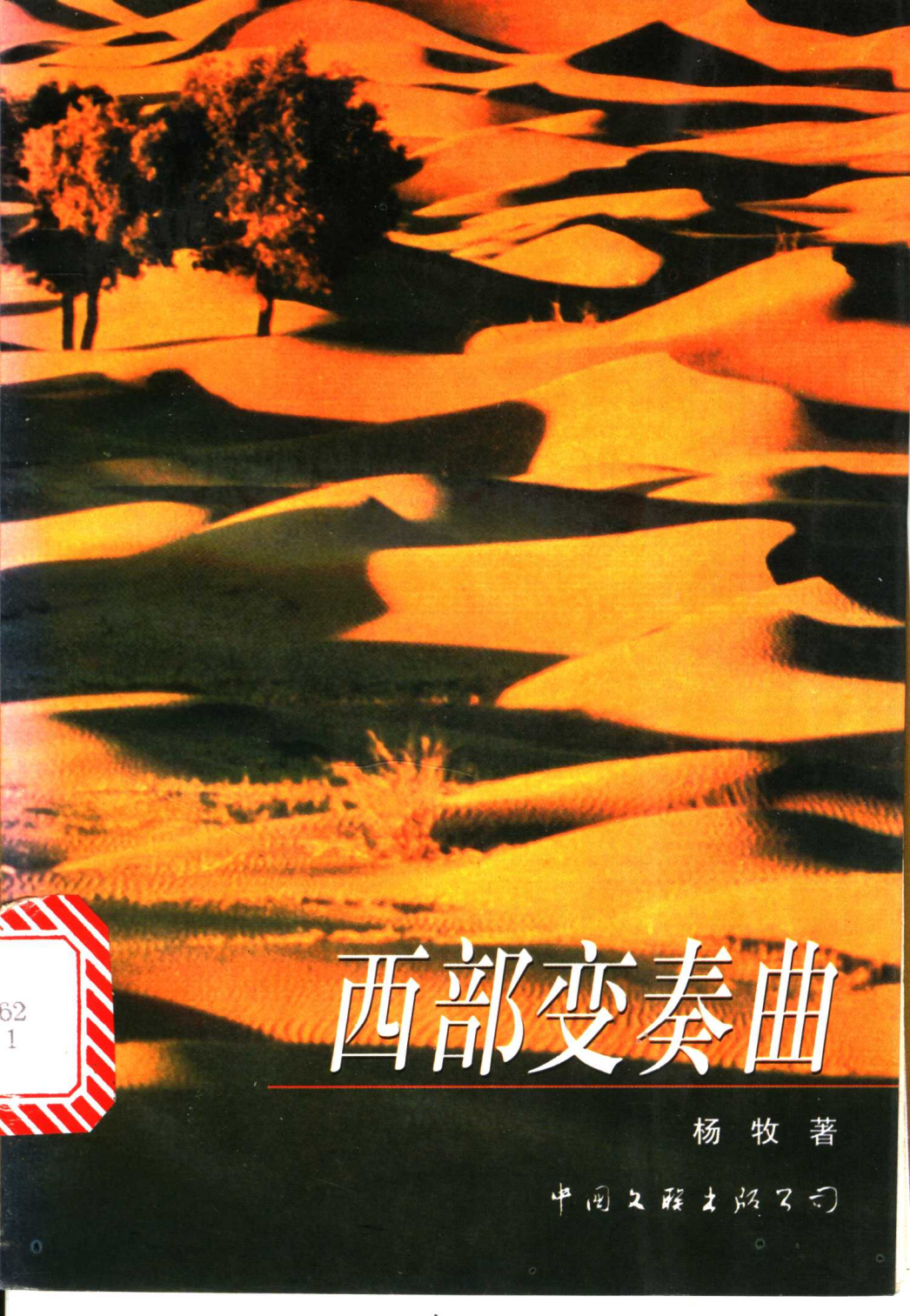




西部变奏曲

杨牧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4.362
YM 1.1



西部变奏曲

杨牧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3

(京)新登字172号

西部变奏曲

杨 牧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北京朝阳隆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4·625印张 2插页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5059-0883-9/I·618 定价: 7.50元

目 次

卷之一

我的笔，总忘却轻柔·····	1
黄河故道·····	6
老 树·····	9
古 剑·····	11
魔鬼城·····	14
野梅岭·····	16
寂寞的葡萄·····	18
卵生之祭·····	20
黄羊之死·····	22
鹰和放鹰的老人·····	24
小骆驼·····	26
鹰蛇之战·····	28
黑鹰谷·····	30

卷之二

沙漠回旋曲·····	35
------------	----

车过陇原.....	38
过干沟.....	42
交河故堡.....	44
冲 动.....	46
墓 群.....	48
守墓人.....	50
将军和夜莺.....	52
纪 念 碑.....	55
财 富.....	58
致拓荒者.....	61
摆弄古阳关门枢的人.....	65
眺.....	67
读《寄语新疆》答学梦兄.....	69

卷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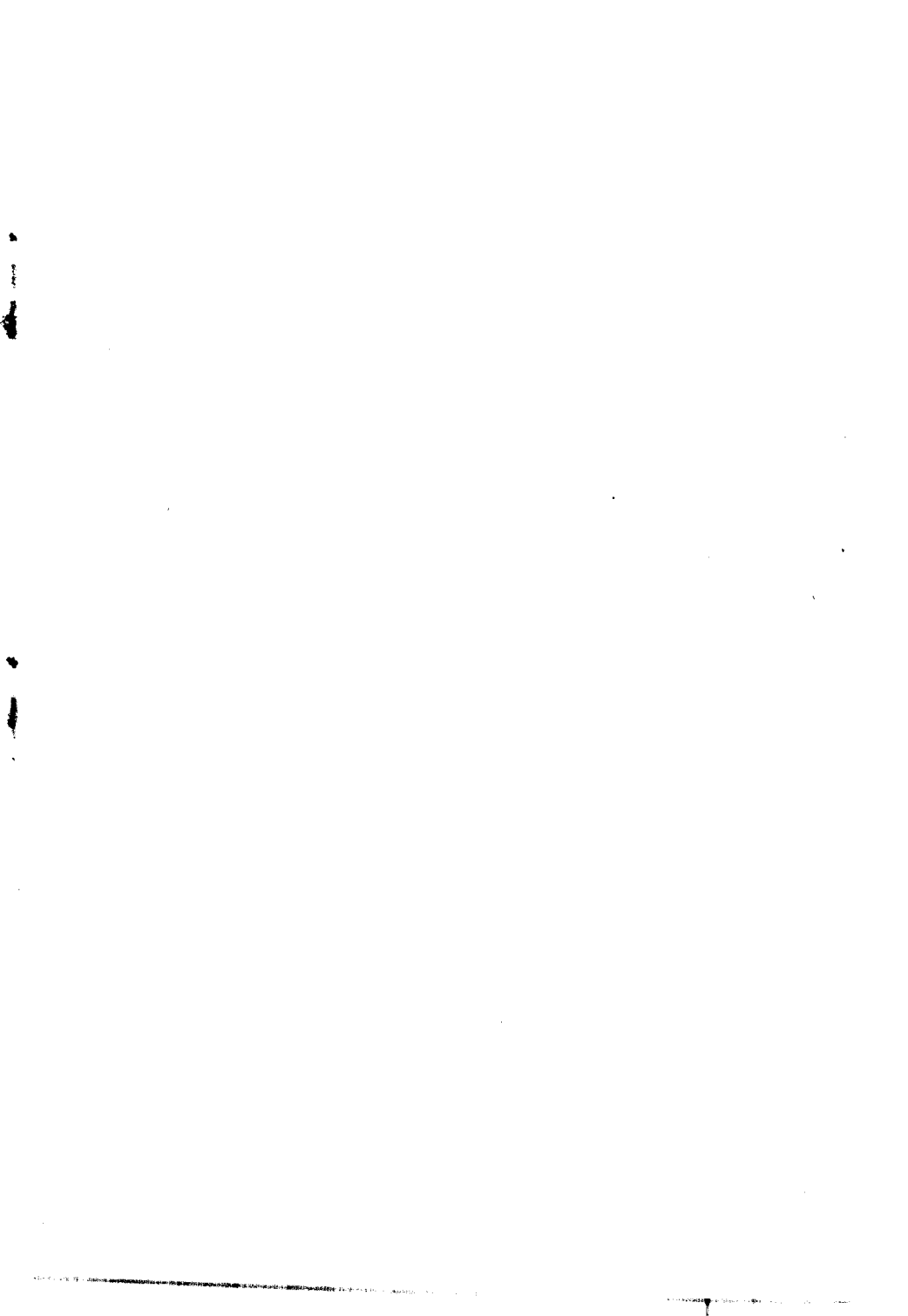
路 问.....	75
玫瑰草原.....	77
养蜂的俄罗斯人.....	79
在高山牧场.....	81
他在马背上对我微笑.....	84
游 牧 者.....	86
套 马 杆.....	88
热 雨.....	90
神 话.....	92
解 羊.....	94
敬 酒 歌.....	96

刺玫丛中的雏鹁·····	98
唔，背水的小妹妹·····	100
一座阳光不足的毡房·····	102
天池风光·····	104
赛里木湖·····	106

卷之四

消失了的地平线·····	111
失去的风车·····	114
荒 原·····	116
余 烬·····	120
蚊 雷·····	122
错 河·····	124
忘 忧 草·····	126
海西运动·····	131
这里什么也没有发生·····	143
后 记·····	145

卷之一



我的笔，总忘却轻柔

我的笔，总忘却轻柔
在我的热血
山洪般灌溉大野的时候

我怕，我的鎏金笔尖，
触上沙海狰狞的礁石
会变成一具生锈的沉锚
我怕我过于清浅的墨痕
散入苍茫茫的夕光
会泛起淡淡淡淡的忧愁
我怕我笔底太轻的沙沙声
被龙卷风视为仕女的抽泣
我怕我笔下任何一个
敲不出金属之声的动词
投进瀚海
会作了由死亡主宰的海囚

在我的心，雄狮般拱起
与荒野的狼群对峙的时候
我的笔，总忘却轻柔

忘却了温文尔雅的庭训
忘却了燕语莺声的企求
忘却了祖父谆谆告诫的
写字时笔杆正对“隆准”的学士端姿
忘记了爱人叮嘱的
也该学点儒雅风流

我用狂草讨伐纵横恣肆的沙暴
我用浓墨征服荒丘
我用雪崩般的豪笑
推动碧叶和绿茵亢进
我撞击日月星辰的编钟
慷慨祭悼先行者的骷髅
我的稿纸常被荒甸和鲁皮裱糊
摊开在我粗石堆砌的桌面上——
我用爱，用恨，用恩，用仇
用愤嫉的鹰声
用苦恋的星斗
用泰山日出的磅礴大气
用淹磁落霞的蕴藉深厚
用古罗马马队狂放的蹄声
用阿拉伯驼队惊险的探求
用挺进西北的铁骑交响
用淮海战场的弹火嘶吼
用锤，用钻，用巨型战车

四百匹马力，用决昆仑
以泻苍海的垂天洪流
一聚而入我合金的笔尖
对准一个绿洲的凸现
把兽皮、荒甸和历史钻透

只有一次我举起稿纸
对准我的窗户一瞅
阳光透过了惊叹号的圆点，呵，
好亮！
竟是一个灿烂的日头

1984.1.26.

黄河故道

一条奔窜着的生命
不知何故蜕壳而去
枯竭的河床
留一管发白的空鳞皮

这些河泥，这些沙
而今都是很肥的土壤
这些冲得圆圆的但已
死亡的卵石
都不知是从哪搬运来的
只有河滩上的青草
（当初叫水藻）
作了紧贴大地的地衣

奔涌的生命
就从这里翻滚而去了
选择了更加合适的部位
牧童在当年的河水之下
（象鱼，象虾，象些小龙）
吹奏乡俚似的谣曲

夕阳有时发几句感叹
一半如燕子呢喃的欢欣
一半如秋虫啼鸣的哀戚

当初肯定有过痛苦
苦及乡亲，也痛及自己
甚至有过灾难性记忆
作一次抉择
是件很容易的事吗？
混沌和泥沙越积越厚
水位和容量越流越浅
积郁和陈腐越漫越宽
最终才不得不
一咬牙
以河岸之一隙为契机
劈开一个新的天地！

（……远处，新的河道上
鸥鸟群飞，帆影林立……）

但是黄河依然叫黄河
但是黄河，依然是民族正宗的血液
依然为华夏繁衍子嗣
依然是这块版图的荣誉

黄河终究是这样去了！

当不该而成为势所必行
应该，便有了新的定义
1985.3.30.

老 树

你只要看见过它一眼
你就不需要再让别人告诉你
一条翼龙，在它拔地而起的时候
怎样被雷霆拦腰殒断

在荒原上竖着半截身子
裸露着被剖开的年轮，如一枚钢印
浸着褐黑乌紫的浆泥
将生命的契约打向苍空
赭红的太阳留下了它真实的印痕
但所有的文字都无从辨认

鳞片剥落记忆遥远
岁月碱化残损的体部
苍凉，如一支古歌
怎么想也想不起来
河对岸那些神秘的深潭
和村姑秀发一样的苔丝
老人失去婴儿的爱吮
有时比婴儿更难熬

多梦教人过于充实而心烦意乱
无梦时刻又这样孤寂
灵魂倾斜
和大地保持最亲密的角度
截断的腰部密密伸出散乱的神经
叫人想起因过度失眠
而头发直竖的凄凉情景

有慵懒的神思在隐隐发酸
有紧缩的骨髓在格格作响
有悸动骚痒在脉髓里爬行
有一群白蚁来整饬仪仗
准备要查看新居了

最后还是那些直竖着的毛发
变成了无数铁色的枝丫
多梦的岁月
又从多梦的根须回归
只因为多了一分情欲
龙就衍生了一半旺血
逼视荒凉的另一半

1986.1.15.

古 剑

寒森森隔窗而宿倚絨而卧
那神剑
闪动着汉关唐月之凛厉
有声无声啸叫着安眠

战马，已经倒下去了
就在战马倒下之一瞬
雪的青光和霜的寒彻
与古壮士眼中渐紫的血红
一道注入历史的冰点
而今，直挺挺卧一锋天山

那些太远太远的壮士
飞将军和霍去病们，而今已很难
向哼唱着走在黄昏的小路上的
红男绿女们说得清楚
那些露着皓齿的丽人，洁白的笑
以及开在菱形包上镀铬的银花
还教人想起古剑的寒光
欣然，慰然，而又怆然